

三水文苑



扫一扫 加关注

编辑:周逸平

组版:吴丹丹

你要好好的,我的“李焕英”

◆赵亚娟

打开“米家”APP,看到妈妈佝偻着出现在镜头里,她的腰已经弯得不能再弯,上半身与地面近乎平行,但还是走路带风。我不由得叹了口气:“唉,又忘记直起腰来走路了。”赶紧跟她喊话:“妈,快把腰直起来,不然要成驼背了!”妈妈打一个激灵,赶紧直起来一点,快步过来跟我说话。

这样的场景总是隔三差五地上演。其实不是她老人家忘记了直起腰来走路,而是她根本就直不起腰来。

年轻时的妈妈身材高挑、白白净净。嫁给爸爸后生下姐姐、我和弟弟,用7年时间为赵家完成了延续香火的重任。之后妈妈一直在家扮演普通农村妇女的角色:孝敬公婆,照顾子女,种好七口人的田。妈妈很能干,干起活来风风火火,爸爸常年在外奔波,家里家外全靠妈妈张罗,她是里里外外一把手,也是公认的贤妻良母。

妈妈大字不识几个,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,只管我们吃饱穿暖。大舅在世时经常很惋惜地跟我们说

妈妈小时候的成绩很好,因为孩子太多、家里太穷,读到小学三年级时硬是被外公外婆拽回家,帮家里干农活挣工分,供舅舅们读书。

妈妈很少冲我们发火,但发起火来很吓人,有一次我印象特深。那是我刚上大学那会儿,很喜欢买书,月初就把妈妈给的生活费全买了书,周末坐班车回到家,奶奶倒是很欢迎我,妈妈却问我咋回来了,我知道她心疼车费。晚上妈妈炒豆子,我给她烧火,本来气氛挺和谐,她突然问我生活费还有多少,够不够用到月底。我嗫嚅着说全买书了。她一言不发,阴沉着脸,一个劲儿地炒豆子,铲子差点就会把锅砸出洞来,我吓呆了。她一晚上没理我,第二天我要回学校,奶奶从兜里掏出两百元钱,说是我妈给我的,叫我省着点花,上次的生活费就是妈妈东拼西凑的。从此我再也不敢“寅吃卯粮”了。

妈妈的生活圈子很小,以家为圆心。三个子女三座城,不远也不近,一个也不在身边。她和爸爸倒也

看得开,只要我们过得好。她去过的城市就是子女所在的城市,她乘过的交通工具就是汽车。她无论到哪个子女的家里都很少过夜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。我生大宝时疼得死去活来,她没赶上,第二天上午匆匆来到医院看了可爱的外孙,问候了刚从生死线上滚下来的姑娘,中午胡乱地扒了几口饭就走了,连我家的大门都没进。我看着她匆匆的背影泪眼婆娑,我知道老家有她的牵挂。奶奶是1999年中风的,半身不遂,瘦弱的妈妈每天要无数次拉有点胖的奶奶起夜、起身和锻炼,十几年没睡过整夜的觉。奶奶直到88岁高龄才寿终正寝,妈妈用她的德行反驳了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的说法。此后的妈妈轻松了,但是腰也直不起来了。

生活给了妈妈诸多磨难,也成就了妈妈。她先后被评为“身边好人”和“道德模范”,上过报纸和电视。面对记者和摄像头,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只会翻来覆去地说“孝敬老人是我们做子女的本分”。

爸爸妈妈都是闲不住的人。爸爸白天还是出去干点活,妈妈还是在家前屋后忙碌。有了手机,固定电话下岗了,但是妈妈经常忘记给手机充电,我们时常联系不到她,于是弟弟给楼上楼下的公共空间都装了摄像头,现在妈妈的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掌控。只要看到她的身影,我的心里就很温暖、很踏实。

逢年过节,我有时因为孩子的学业或工作不能回家看望爸爸妈妈,他们从不抱怨,总是说:“把工作干好,把孩子们带好,我们都还好,等你们有空再回来!”所以我们很少提前给他们希望,这样就少一点失望。“五一”节前视频聊天时妈妈说起姐姐可能2号回去,我随口说了句“到时我们也

争取回去吧”,可是由于各种事情牵扯,2号未能回去,她也没打电话过来问。不过姐姐随口说到一个细节:妈妈早早把我们床上的被子抱出去晒了,见我们没回去,又默默地把被子收到了橱柜里。我一阵心酸,3号义无反顾地带着孩子们回去了。到家时,她已把冰柜里的鱼肉等拿出来洗洗切切煮了,厨房里忙碌的身影虽然佝偻,但很雀跃。吃完饭妈妈就开始张罗着给我的后备箱装点啥,我说不要,她坚决不同意。宽敞的后备箱笑纳了她的青菜、鸡蛋和葱蒜,每次都是这样满载而归。

我的“李焕英”很好学,现在也学会了用微信视频聊天,妈妈第一次向我发起聊天请求时,我着实吓了一跳,小老太太还蛮时髦的咧!

写完此文,母亲节也到了。祝福亲爱的妈妈眼角常带笑,健康又年少。你要好好的,我的“李焕英”!

怀念干父

◆杨爱东

十年前的一个秋天的下午,我接到高邮的三妹打来的电话,她在电话里哭泣:“爸爸……走了!”我的心头一紧,一股热泪涌出眼眶。我和干父相处的时间不长,但他和善的面容、好客的为人一直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。

1991年初我刚结婚,正月十六便和妻子开挂浆船来到高邮县马棚乡张庄村。船靠下来不久,岸上走来两个中年人,其中一个人驼背,姓于,我认识,之前我在这里买茨菇时他是行老板。另一个单薄身材的人和颜悦色。两人上了船,老于便介绍起他的同伴,说是那人姓张,家就在西边不远处。老张接过话谦恭地说:“家里条件不算好,但随时欢迎你们过去玩。”我一边点头一边说明来此的目的——准备贩些茨菇回去卖。老张听说我要买茨菇便热情地说:

“刚过完年,年前挖的茨菇还不曾有人来买,你在船上歇一会儿,我和老于到底下转转,看看有多少,马上给你准信。”

他们离开不一会儿,岸上便走来一位大婶。她站在岸上对着我们喊:“小杨,小杨,你把你‘家里的’领到我家来玩。”听这话音,她是张婶,我便叫妻子一起到她家去,可妻子脸面薄,不肯去,我只好一人随张婶来到她家。

刚坐定,张婶就拿葵花籽和花生往我手上塞。三个小妹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手上的东西,好似很反感:凭什么生人能吃到这些东西……

老于和老张回来了,看他们高兴的样子肯定有好消息。果不其然,无论是价格、数量和质量都让我满意。第二天买好茨菇结算行用时,老张推托说:“你把老于的行

用给他就好了,我的不要。”我认真地说:“这哪行,新年第一次买卖哪能不进财!”我硬是如数给了他。

五天后我又来到张庄。此次由于货源紧、贩运茨菇的人多,价格猛涨,我只能静观其变。一天下午老于来到船上,和我闲谈了一会后,突然问我:“老张想让你做他的干儿子,你愿意吗?”我感到心头一热,想了一会说:“这么远的路,来去不怎么方便。”“你不是经常来买茨菇吗?”老于又说。想想也是,我点了点头。

当天晚上我和妻子被请到干父家。桌上的菜肴像过年似的,咸鱼、腊肉、咸鸡、香肠……只要家里有的,全数蒸煮后上了桌。

我们在感受干父一家热情的同时也遇到一件烦心事。那几天奇寒,天上总是不停地下雨雪,妻子受了凉,头上长满豌豆大的水



春曲 (国画)

徐祝瑾

七律

慈母思儿

◆夏月中

更深霰雪失重楼, 琼影叠窗眉愁。 慈母思儿千里远, 苍颜滴泪几时休? 围炉夜话南柯梦, 对酒追怀宋玉秋。 已恨青山相阻隔, 哪堪素裹帐悠悠。

泡,我很担忧。干妈知道后,每天都冒着凛冽的寒风,踏着泥泞的小路,领妻子到二里路外的村卫生室去治疗,直至妻子头上的水泡全部消退为止。

这次在张庄的十多天,我和妻子每天早上都是在干父家吃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腊肉面。

自那次离开后,我由于改行做其它生意便没再去过张庄……

秋天又快到了,想起早逝的干父,我的心里生出无限的自责和遗憾。由于多种无法说清的原因,干父生前我没尽一点孝道,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败笔!